

詹生短篇小说选

伊凡·詹生

伊伊伊出版社

短暂的访问

一天晚上，有一个男从来拜访。那时我住在巴黎近郊的小镇上，常常看到这个叫安利的人，一头黑发，总是梳得服服贴贴。有一双淡灰色的眼睛，唇边留着稀疏的胡子，身材矮小。当我看到他时，就禁不住想起晚上散步时，见到它结实的小老鼠。并非玩笑，真的是这么想的。那些刚出娘胎的小老鼠，在光滑的路面上小心翼翼地钻动着，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。

开始，我一直不明白他来这儿的目地。一开头，他就叠声说道——“打扰了，真不礼貌在这时来。”“恕我冒昧，素不相识就唐突拜访！”他不时地道歉。我请他坐在最好的一张椅子上，当我拿出烟请他抽时，他正凝视着我画的画，道了几句赞美之词。他又说：“你住的地方真不错，要付多少租金啊？”“房子虽不是我的，可是我却装了厨柜，盛放食具。”他又说了些行家的话。他说，在罗浮宫博物馆，见到过类似厨柜。他望着窗外的街道说：“我是很感兴趣的，对古老的家俱！”话题转到煤炭时，他又问：“像这种的火炉，在法国，真不知有多少。这么看来，煤却很有市场的！”事实上，他要说的是，如果能在火炉中装上铁做的特殊装置，就能节省一笔燃料费。接着，他谈到战争。

我一面说着话，一边抽着烟，等着他说出来意。在此居住的人谈战争，倒真让我感到稀罕，到底那是发生在很遥远地方

的事了。这个镇上，约有五、六十个男人，战死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。到了现在，仍然可以看到战争年代的野战医院。教会的基地，有刻着战死者的纪念碑。但是，战争对这儿的居民来说，还是很遥远。一个花匠认为，战争是最具破坏力的，要花费好几年修复土地！这就是他的见解。此外有一个药商，每当圣诞节、国庆、家庭喜庆等热闹场合，都十分活跃。他认为，我们每个人为了战争，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但不容否认，战争也促成医学、药品的改进与发明。他这么说，是较为客观的。这个药商，也是一个多情善感，让人易于信赖的男人。这些例子姑且都不说了，总之，人们极少谈到战争，至少在这镇上是如此，周遭就有很多重要的话题可说。战争，曾经是和大家都息息相关的，现在却无多少意义存在。在这儿，把战争当话题，是件很无聊的事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推论，应该是谁都会知道。可是这个陌生人，突然说出战争的事，对我而言，却是奇怪之极。

他摸了摸稀疏的黑胡子，以稳定的口气，谈到松姆·马努，以及被称为“死者之地”的摩尔多姆冈，和维尔丹。当他说这些时，似乎很无所谓。他纤细的手，在空中画着图形，我注意到他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指甲。这倒使我感到心惊肉跳。维尔丹就离此不远，曾经还有一次大屠杀，这么惨酷的事，他说起来竟然是如此不经意。我心中不禁掠过一个想法。我曾经读过描写这段战争的书，也和参战过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交谈过。即使是饱经战争风火的汉子，只要一提到维尔丹，声音都会颤抖，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呐喊，抗议着这惨痛的回忆，那种喊叫充满了恐怖与绝望。可是安利却平淡地坐在我前面，毫无痛痒的谈论着触目惊心战争。

所以，我朝他那边倾着身子问道：

“那时你的想法如何？”

他先是惊愕地望着我好一会儿，揪了揪黑胡子，温和地微笑着说：

“你呢？那是无法忍受的一种感觉。既疲惫，又恶心。稍有感冒，就流鼻血，发烧，最后感染成肺炎。你得过肺炎吗？那是令人生厌的疾病。精神错乱就胡说八道，对自己抱着莫名其妙的幻想。在维尔丹，许多人感染了肺炎。”

所以我不得以说：

“应该还有为数不少人牙痛？胃痛的？还有那脚被磨破的？”

虽然话中带有讥刺的意味，可是安利，却全然不以为意。

“哦！当然啦！死了许多人！”

“确是这样！”

我说。

他又揪了揪稀稀疏疏的小胡子，望了望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指甲，继续往下说。仍是那种不经意的口气，谈着战争的话题。我愈来愈怀疑，他一定无战争经历。基于强烈的好奇心，我仔细地谛听他的话，想知道他还会说些什么。我决不认为眼前这个陌生人，会为了战争，特地来访问我。但是，他仍是一股劲地在谈论着战争。瞬间，我深信他一定是为与战争有关的事情而拜访我的。法国人经常有这种拐弯抹角的习惯，他心中可能正在盘算着什么。突然我有些明白，他可能是来身我搞推销的。我暗忖，八成是来兜生意的。因而我主动提起，我不曾买国债，也不订什么高价杂志。可是他却不理睬我这些话。他回答我的话，态度虽很慎重，可是我清楚他不在听我话。我又

谈了些战争文学，他竟听进去几分，他说，从来没有读过战争的书，可是却希望读一些。

他的话题，仍是绕着战争，还是一贯轻描淡写的口吻。我想换个话题，所以谈到，我可能要出去旅行。也可能本着初衷，长久定居于此。我说我是很喜欢蒙摩拉森林。说到这儿，我就问起他：“你是出生于此地吗？”“是的。”他回答道，他说出生的地方就在蒙摩拉森林的对面。我向他询问关于卢梭的轶闻。他摇摇头：“我没听过什么！”如此说着，又转到战争的事。他在战争的休假中，走遍了那座森林。

“秋天，很多人到森林中去，捡着栗子。”

他说道。

“那一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的哥哥死了！”

他漠然地说，一边仔细地端详着他那有特色的指甲。

“我哥哥曾在这儿开了一家理发店。”

他说道。

“星期日我常来此打猎。森林中有兔、雉、野猪等猎物。当时到森林里打猎的是很盛行。那一天，我差点也被射杀，只听到另一方向发出两发枪声，一发打在我的脚边，另一发打穿了我的帽子。这两个猎人，都是从巴黎来的，他们打死了一只野猪。如今想来，真是九死一生。我仍然留着这条命，你说险不险？”

他再也无法用无所痛痒的口吻述说了，声音微微颤抖着，暗示着他内在感情的波动。

“你虽然谈着战争，但那却不是你的亲身体验！”

我说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！”

他说道，意味深长地瞪着我。

“战争是可怕的，它结束时，我们的内心都感到十分疲倦！”

他漠然地说。

突然，他像是明白我有意有意转变方法，脸色一沉，力求说服我：

“我却体验过战争。对我而言，战争并不是陌生的事物！”

“啊！确是这样！”

我说。

好几分钟，他沉默不语。我屏声静息地等着，他终于触到拜访的真实意图。我猜，他的脑海里想的正是这事。我相信，他就是那种把事情想妥当了，才说出口的人，他一定和某种件事有关连，为了了解其来访目的，我便以结束话题的口气说：

“我还要搭九点的火车到巴黎去。”

他顿时抬起了眼睛，眼神中，浮现着某种苦闷的神情。不久他又低下眼，望着自己的手。

我不由得问道：

“你还经历过更可怕的事情吗？战争是导发人类一切灾祸的根源。我常常这么想，你以为如何呢？”

“由人们去解释吧！”他静静地说，摸了摸翘起的黑胡子。
“就我个人，战争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，总是脱不了关系的——可能发生在我或其他人身上！”

他突然站了起来，困惑地望着我。红着脸，无话可说。

“对不起，我曾经住过这房子。当我来到此地时，就忘了该对你说些什么，脑子空空如也。事实上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要对你说些什么！”

说完，他就走了。

后来，我得知了一些安利的事。他在战前结婚，战争发生的那一天，他年轻的妻子死了。所以他自愿参军，和第一批出征的人一起走了。现在，他是一家卖打字机公司的推销员。另外，他又要结婚了。

在那天以后，又过了一个星期。在路上和他不期而遇。他无意避开我，我不得不停下来叫住他。

“那天晚上，你是否有何重要之事？”

我问道。

这时，他显得有些犹豫不绝。

“你会告诉我的吧！”

他听我这样说，他终于开口了：

“事实上，我想把打字机推销给你。可是，我却把当样品的打字机放在楼下，忘了带上来——当我走进你家时，就像现在一样，把自己是谁都忘了。我坐在你家时，完全忘了我来这干嘛。你那房子，就是我的故居，我的妻子就是在这儿死的吗？——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去的原因？不如说是离别访问，想凭吊一番吧！”

他万分激动，对着我，微微地露出一丝苦笑。

“我很可笑是吧——如此的健忘？”

“你一直在谈论着战争的事！”

我说道。

“ 没错！是！”

他点点头说道。

他那时的样子，显得十分不自然。

森 林

圣诞节快到了。

有一则新闻登着：从事煤炭生意的鲁诺瓦，在蒙摩拉森林打猎时，自己打扮好自己。

圣诞节快来了，雪又下了一晚。我打算外出旅行，离开巴黎。雪覆在屋顶上，早上搭往市郊的电车离开都市时，感到空气中带着寒意，漫天飞舞着，轻软如絮的雪花。一夜之间，冬神悄悄地来了。道路被水封雪掩——站在小车站等车的人们，一个个都冻得脸上通红。

森林管理员法兰西斯，住在森林和小镇交界处的一户小屋中。他的身影从窗外一眼就可看到，我用拳头敲敲墙，他就走到门口来了。

“啊！原来是你是你？”

他说着。

“今天真冷，所以才找我的吧！”

我说正是此意。

当我俩走入森林时，他拿着我给他的枪，目不转睛地望着。这把枪原来就是他的，现在它却归我了。这把比利时制的自动步枪，已经不新了，枪身反射出青光，枪托带着美丽的褐色光泽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默默地把枪放在我肩上。我确信——这支枪对他一定有重要的意义，他仍然视为己有。他戴着

护耳的帽子，就像一只垂着耳朵悲伤的狗。胡子也无力地垂着，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更显得苍老许多。我们两人，都算得上是神枪手，可是，我们的猎物是什么呢？我此番来，要寻猎的，似乎微不足道。这是人生的秘密，还是他人的秘密，我有些迷茫。而他呢？好像也不明白。表面上，我们要去行猎兔子、鸟和野猪，我们因此好几次结伴来到这里，在森林深处踱着步，说一些无关重要的话。他总是啃着白面包，把我的香烟，抽得一根不剩——和我在一起，他总是忘带烟。我们一边说着话，一边走着，俯视脚下的山谷，一路走到了森林。

偶尔，他会唱几句：

有一个女人，一个美丽的女人

有一个男人，一个英俊的男人……

可是今天，他沉默了。我脑中一直萦绕着做煤炭生意鲁诺瓦的事，也就没央他唱一首歌。

“鲁诺瓦！……”

突然我开口说。

他眯起灰绿的眼睛望着我，突然一笑，露出胡子下面一大排白牙，湿湿地亮着光。

“昨天我和那家伙，打了一整天的猎。天黑时，他竟打中了自己的脚。那时那家伙不知是站在我的后面还是斜侧，打了一发——真是粗心！？”

“左脚吗？”

我说。

“你怎会知道？”

法兰西斯诧异地问道。经他一问，我也不知如何回答，但很快地也就明白了过来。虽没有亲眼看到，可是报上却如是叙述了事情的经过。

我立刻想解释一下。

“走路的时候，枪口朝下，枪托当然是夹在右腋！”

我说。

“枪口稍为偏左，子弹就会打到左脚的。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枯叶颤巍巍地挂在冰冻的枝头，我们的衣服上也落上了雪片。我跟着法兰西斯的后面走，只听得树叶沙沙作响。法兰西斯几次欲言又止，只喃喃地说，寒冬来了。我除了漫应着，也别无话说。

“喂！”

我唤他。

“鲁诺瓦结过婚了吧！”

其实我了解这个事实，此外我还晓得此别的事，我知道法兰西斯不愿触到这个话题。瞬间，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想法，经我这一问，他可能谈更多我所知之甚少的事，何况我是个单纯的人，他说什么都无妨。这倒也不是见不着兔、鸟、野猪等猎物，就必须说话，但也没道理就不说话啊！

他只是粗鲁地“啊！”了一声，便沉默了。

我真不知法兰西斯是在什么样了心情下，住在这里的。但我相信他和许多人一样，被一个偶发的因素，改变曾经正常平凡的生活。这番际遇，不得不令人感到命运的变幻莫测，机遇稍纵即逝，短暂而浪漫。

就像故事里遇到公爵夫人或男爵夫人的韵事，其实女主角是什么人都无所谓。法兰西斯在这儿住下了，表面上他是一个森林管理员，实际又是如何？也许是为了某个女人——当然，此女人是需幻的——到了星期天，就像我一样，有许多人坐车从巴黎来。也有些人，从山谷那边的灌木地带来，到森林中打猎。法兰西斯被许多谣传所困扰。我也听说了一些他和鲁诺瓦的过节，都是有关法兰西斯和鲁诺瓦妻子的风言乱语。

人们流传着说，法兰西斯用那双灰绿的眼睛望着女人时，女人们就会眼睛一亮，变得又温柔又好奇地看着他，恍惚地望得出了神！——不过，这些流言蜚语我并不相信！

“鲁诺瓦怎么会想到这儿来打猎呢？”

我问道。

“那家伙的枪法并不好，他不会错过煤炭生意的旺季跑到这里来的，他会在这个节骨眼跑到这儿来猎兔，我才不相信！任何人都知道他嗜钱如命，现在家家户户连价钱都不要降些，忙着买燃料，他怎么舍得放下赚钱的生意不做？”

“有道理！”

法兰西斯应了一声，便不作声了。

“怪的是，他干嘛要把你这个森林管理员也一起带走呢？法兰西斯，你如何想？那家伙对这森林熟悉的很，在这儿住了好久了，用不着你带路啊？”

“嗯，确是十分奇怪！”

法兰西斯说。

我可得想想法子，知道其中的内情。

我曾经也住过，这个小镇。虽然靠近巴黎，可是人口却不

超过二千，规模很小。我离开此地之后，却在一个偶然的会里又回来了。盛夏的巴黎，溽暑严蒸，使我又想到这儿——值得留恋的森林。我当时一直感到有一样东西，使我思绪整月凝聚于此，就是这座森林。直到有一天，在巴黎街头，遇到已经显老的法兰西斯，他是来城里买子弹的。我就随他一起去森林去打猎。我俩主要的工作，就是去检查森林中的树木。枯叶飘零的森林中，有股肃杀之气。树下的土壤，也很容易在雨后流失。

曾经猎杀了一头公猪。到了晚上，母猪也寻来了，用鼻子挖着地上的血痕。

这时法兰西斯说道：“把两只都打死吧！不行！不能这样滥杀。可是人处于绝境也仅能如此！战场上也是如此，要活下去就必须杀死对手。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。到了最后，一动起念头，就是连不该杀的都杀了，就付诸行动了！”

我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一心一意要打探出鲁诺瓦是打猎的真实动机！

“法兰西斯，那家伙被子弹打中，不一定是意外吧？”

“啊！当然是意外啦！”

法兰西斯答，隔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：

“那颗子弹，要是不改变方向。如果他朝前打，就不会打到自己的脚！”

“那不就会打到前面那人的背了吗？”

我试探着想套出有关鲁诺瓦妻子的事。

这时，只听得法兰西斯放低了声音说：

“注意！兔子！”

他真是睁眼说瞎话，却把落下的枯枝当作兔子。亏他长久以来还是，都住在森林里的人呢！

“是真的吗？特殊情况为了活命只得消灭对方。你要说的，就是这个吗？”

我向他问道，但他却无闻的走着。

在落叶沙沙中，秋天悄然来到。森林深处茂丛里的一发子弹，唤醒了冬神。我们就在茂丛中散步。鲁诺瓦伤了自己的脚，是为了证明并非被他人所伤？

想到脚，就想到那卖煤老头儿的一双大黑脚。那家伙经常不洗澡，周身都是煤污。在那张黑脸上，嵌着一双小眼。我想，他也许也有那么点罗曼帝克——无论如何，在镇民们组成的音乐同乐会他也打锣。

昨天，原来有一个人要死的。

会是法兰西斯吗，我想？我一边想着，一边望着他在茂丛中穿梭晃动的身影。可是，鲁诺瓦却射伤左脚。他有勇气使自己成为跛脚，却无勇气射杀对方。我这时想到了鲁诺瓦的妻子

“或许风韵犹存？”

我问。

“嗯！”

法兰西斯朝我看了看，应了一声。随即他又问道：

“你说谁很年轻啊？”

“鲁诺瓦的妻子！”

“啊！确是个年轻的女人！”

他不经意地答道。

可真巧，此时被他发现一只兔子。法兰西斯瞄准了，扣下

扳机，射出一发子弹，却未击中，兔子在茂丛中消失了。

“散弹吗？”

我问。

“来福枪的子弹！”

法兰西斯答道。

我明白他是在找借口。在森林中住了那么久的人，竟然会在二十步之内，打不中一只兔子，真是不可想象。

“是来福枪的子弹？”

我，向他微微一笑，他也接受了我的同情。

“猎物大一些就不同了！”

他答。

我们走到森林最高点，一块空旷的台地，我们就在那儿休息下来。俯视谷底，是砂石采集场，这里的一切正在工作，还有车子行在下坡路上的煞车声。谷底的铁路亮着光。前往巴黎的列车，在静静环境中留下一些烟气。

冬天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季节。冬天，贝萨库尔教堂，住着猫头鹰那个钟楼的钟声——叮咣叮咣——地响着。下面山谷里教堂的钟声，似乎有感应的回答着这钟声。仿佛在说，我要活下去，不得不让你死。

“那个人本来是要打死你的，法兰西斯，不是吗？”

我突然问道。

“确是不寻常！”那个家伙说道：“啊！我又把烟忘在屋子里了！”

我俩坐在砍下冰冻的树干上，他用颤动的手接烟点火。由于沾了太多口水，结果要按着烟两端时，烟卷又裂开了，他重

新来了一支。他知道我一直盯着他的手，他的手更是抖个不停。

“老了，手已不由人摆布。”

他说。

点着了烟。

“在年轻的时候——”

他接着说：

“我可以脚顶着一杯盛满了水的玻璃杯，倒立！”

他这谎言倒是很有意思。这么说，他年轻的时候，是一只敏捷的动物。常接近到女人身边女人的身边——然后跳上去。敏捷的法兰西斯，就像只饥饿的猎狗。

“你昨天有没有带狗来呢，法兰西斯？”

我问。

“有的！”

法兰西斯应道。

“并不是我的狗，是鲁诺瓦带了狗来的。那个家伙，养了一条狗，一有人接近煤炭时，就会狂吠起来。那家伙常把狗带到卡车上，你也知道，发生什么事时，狗是很管用的！出了事，狗总是随叫随到！”

烟卷又裂开了，他又开始卷一支新的。

于是他又接着说。

“目前，人们全知道——我用枪打死了那条狗，昨天上午。事情原本是这样的，我猎兔时误伤了狗。我也搞不懂，这条狗怎么会突然跑来了——总之，我打死了它。子弹，射入它的脑中。那条狗挣扎了一会儿就死掉了！——然后就再也没有气了——就像这样！”

法兰西斯学着狗那时的样子，歪着脖子，扭着外套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你用的也是来福枪的子弹昨天？”

我问道。

“正确！”

法兰西斯镇静的答道。

“鲁诺瓦也如此吗？”

“我们一个是用散发的子弹，一个是用来福枪的子弹。那家伙一天都未发一枪，我和他就像和你现在一样来回走着，只有我开了枪——你知道吗？有一座塔，在森林上方，发疯的男爵曾经住在那儿。就在我开枪时，怪的是，突然狗窜了出来，死在了枪下。那倒不是只猎狗，不过很灵敏。它把煤炭和金钱看得牢牢地，真是一条不错的狗！”

“这么一来，那家伙那儿岂不是少了一只看家狗了？他的金钱和煤炭……”

我说道。

“不只这些还有他的妻子……”

他迟疑了一会儿。接着又加了一句——

“现在谁都可以从他那儿夺过来了！”

法兰西斯微笑着望着我。他仍了烟卷，踩了踩，站起身来。

天气渐渐变暖，溶解的白霜落了下来，森林变得湿润起来。晚上可能会下雪。我们没有去打猎，几个小时之间，都在森林中散步，有时坐在残株上说话、抽烟，或无所事事。

那家伙食欲不错，他静静看着面包，陷入沉思，然后那大